

他是北冥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、邪佞傲娇的太子！
她是漠北聪明机智、身怀绝技、娇俏可人的公主！

欢迎观看逗乐夫妻的精彩日常

这世上只有愚蠢的男人，会为自己的女人挑剔，
聪明的男人，大多选择没有刺的鱼。
他惊喜地发现，她就是那条没有刺的鱼！
但是她不但容易溜，而且还咬人！
这可如何是好？

君子江山 著



一生一世

【终结篇】

中

YI SHENG
YI SHI
XIAO FAN HUA

笑敌繁华



一生一世
笑煞繁华

中

【终结篇】

君子江山
YISHENGYISHI
XIAOFANHUA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一世笑繁华. 终结篇 : 全3册/ 君子江山著. —

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736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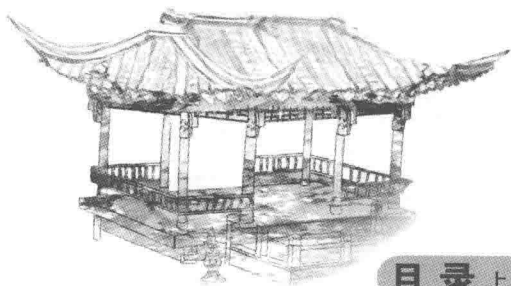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一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7420号

书 名 一生一世笑繁华·终结篇
作 者 君子江山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 编 辑 崔 悦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760千字
印 张 52.5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,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736-2
定 价 79.80元(全三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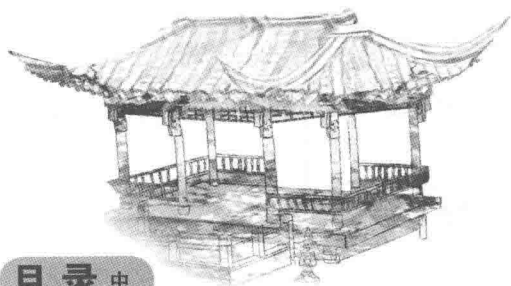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上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送你永开不败的玫瑰 / 1
- 第二章 其实我还是很纯洁的 / 43
- 第三章 救命啊,朕的龙蹄啊 / 69
- 第四章 太子妃,你为何如此热情 / 95
- 第五章 如果爷死了,你就嫁给楚玉璃 / 113
- 第六章 爷,夫人和太子妃在挖您的祖坟 / 127
- 第七章 澹台戟之心 / 173
- 第八章 给太子爷写一封情书 / 209
- 第九章 装失忆挨揍的太子爷 / 244



目录中

C O N T E N T S

- 第十章 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大侠 / 283
- 第十一章 爷是太子妃的贴心小棉袄 / 378
- 第十二章 太子妃，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/ 410
- 第十三章 爷一点都不困 / 466
- 第十四章 爷，您应该自称奴家 / 473
- 第十五章 鸳鸯交颈 / 496
- 第十六章 以我三十年寿命，换她安然无虞 / 515
- 第十七章 做人不要小肚鸡肠 / 535



目录下

C O N T E N T S

第 十 八 章 我心不死，此情不灭 / 553

第 十 九 章 太子妃，你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 / 571

第 二 十 章 太子妃要广招美貌夫侍 / 608

第二十一章 宝宝，将来往死里欺负你爹 / 713

第二十二章 一生一世笑繁华 / 772

番 外 一 楚玉璃 / 810

番 外 二 皇甫轩 / 820



她脸色一冷，竟不管不顾地上前一步，一把抓了他的衣襟，往榻上扯，“你背后的伤，要上药。”

太子爷原本是想演得逼真一些，将她推开，但后头的伤也确实是隐隐作痛，必须上药了，故而轻轻笑了声，由着她按到床上。

将他身上的薄衫扯开，看着那背部，澹台凰几乎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上面都是蜿蜒的纹路，折痕之间，是一条一条的血线，看得人触目惊心。这么严重的伤，他竟然还能站在那里旁若无人地说话？

对于十数年前为了习武便能自断经脉的太子爷来说，这点小伤小疼其实算不了什么，所以也还是悠闲得很。他懒懒地笑了声，犯贱道：“这位姑娘，爷知道自己风华绝代，犹如皎皎明月，叫人心生向往，但是你如此这般，是否太主动了些？”

“药在哪里？”澹台凰的气不打一处来，心中却咯噔了一下。

不对，这妖孽是有洁癖的，自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一根头发掉到了他的浴桶里面，他险些把自己做了烤乳猪。今日自己的行为如此“出格”，他不但没生气，还好脾气对着她犯贱，似乎有古怪啊。这样一想着，她的呼吸也凝滞了半分。

她这呼吸凝滞的半瞬，他自然也听见了，狭长魅眸微眯，明白自己很可能暴露了，于是，他长长一叹，仿若秋风悲画扇，叫人听着都不由得心醉了半分，方才闲闲开口，“爷好似，对你有些印象，却无论如何，都想不起来。”

果然，他这话一说，澹台凰眼中的光亮就黯淡了下去，蓦然眼眶一红，脑中一片空白。他失忆了还能对她有所印象，这是何等的深情。再想想自己为了营救王兄，逃婚而去，对比之下，恨不能找个裤衩把自己的脑袋套着。

她伸出手，不冷不热道：“药呢？”倒不是她不想很热情地说话，但是人家都

把自己忘记了，太热情了难免惨遭嫌弃。面子事小，要是被轰出去就不好玩了，所以她的语气没有太热络。

太子爷趴在床上，懒懒哼唧了一声，“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姑娘出去。”

然后，澹台凰真的出去了。

太子爷不敢置信地挑眉，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，狭长魅眸中幽凉诡谲冷冽的波光逐一闪过，竟似恨不得将她的背瞪出一个窟窿来。

最终，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出去了。

他僵直在床上，扭头看着门口，唇边勾出带着血腥味的弧度，开始严重自我反省：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？

要是来了之后，直接凄凄哀哀地看着她，不假装什么失忆，也能让她在愧疚之中好好补偿补偿自己。要是来了之后，摆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，时常冷冷哼上一声，以她的性子，虽然不会一直忍让，但也能耐着性子哄上两天。可是最后，他选择了失忆，这样最为极端，最为让人愧疚，最为让人不知所措，最为让人害怕的方式，得到的结果是她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？！

他甚至已经感觉到一口鲜血涌上了喉头。也不知道那小狐狸出去之后是一个人待着，还是又被楚玉璃那厮蛊惑。这样一想，登时趴都趴不稳了……

好在，就在他十分生气，千分抑郁，万分恼火时，澹台凰终于回来了。

一掀开帐篷的帘子，就看见了他笑意温和的潋滟容颜，那笑看起来极为危险，仿佛是一地的罂粟花开满了帐篷。她心中一突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她可还没忘记这人素来是越生气笑得越温和……

太子爷生气时，难免有所疏漏，竟然没注意门口踩回来的脚步声，于是就被抓了一个正着。

冷艳的容色微微有裂开的痕迹，容色因为尴尬而微红，偏过头去，他冷哼了一声，“本太子方才在想漠北竟是这样的待客之道，这么半天了，也没人来伺候，没想到姑娘竟然是出去打水。”

这话也算是解释了他刚才露出了巨大破绽的表情。澹台凰是一个心思比较单纯的人，跟某腹黑肯定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，于是也没有多想，径直上前。只是看着他面上可疑的红晕，她的凤眸中闪过几丝狐疑。

她坐到他床边，十分耐心地将毛巾拧干，然后开始轻手轻脚地伸出一只手，准备给他擦拭后背的伤。

但是已经“失忆”的太子爷，都装到这里了，自然也就只得硬着头皮坚持到底，于是，那三分温和七分冷冽的声音缓缓响起，“还是爷自己来吧。”说着，劈手便要夺过澹台凰手上的毛巾。毕竟他“失忆”了，怎么能让一个“陌生”的女子为他

处理背后的伤口呢，这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啊。所以尽管很想被她伺候，他也只好暂且忍一忍。

“给我趴稳了！”澹台凰一声暴喝，终于也开始有点不耐烦了起来。没失忆的君惊澜是个嘴贱又让人压迫感十足的贱人，失忆之后是个傲娇又事多的贱人，还真是没完了。

太子爷竟被她吼得愣了一下，旋即，眸中眯出了些许冷光。这女人，真是胆大得很，若他是真的失忆了，就冲着她吼这么一声，也足够他一掌将她劈了。她是不知他的脾性，还是完全不想要命了才这般作为？

看他没吭声，眼神却冷冽得可以，澹台凰一把将他按住，不甚温柔地给他擦拭背上的血迹，并十分霸气地开口，“我告诉你，你失忆也好，不失忆也罢。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人！叫你趴着你就给我趴稳，乖乖让我上药，要是再乱动我揭了你的皮！”

本来是很哀伤、很悲恸的，但是她刚刚出去打水的时候，心下一闷，竟忍不住往自己的脸上扑了几捧凉水。这一扑之下，竟然骤然清明了一些。

然后她想通了一件事儿，悲伤有什么用？抑郁有什么用？什么用都没用。难道就这样任由他忘记自己，然后看着他走到别人身边，别开玩笑！

所以，她果断地、先霸气地回来，强势地压制再说。

在她的擦拭之下，他背后一阵一阵地刺痛，但太子爷也清楚不用力那些血迹是清洗不干净的，所以也能理解她的行为。但是，任凭太子爷被誉为聪明胜神，睿智似妖，翻手云雨，谋定天下，此刻也没太明白这小狐狸怎么方才还恹恹的，这出去打了一盆子水就跟打了鸡血一般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他微微沉寂了片刻，忽然凉凉笑问：“姑娘这般猖狂，就不怕爷杀了你吗？”

他的脾气，是谁都清楚的，下手从来不容情面。

澹台凰手上动作一停，凤眸中的神色也冷凝了几分，冷声道：“你若能下手，杀了便杀了。你只在你挥剑的时候，记得你面前的这个人，是愿意将性命，和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你的人，便足够了。”

没有什么会比他更重要。选择逃婚来营救王兄，并不是因为她觉得王兄对自己来说比他更重要，而是因为事分轻重缓急，婚事可以延期，但是王兄的性命不能延期。

她这般一说，原是冰冷的语调，竟然将他不豫的心抚平，又堪堪捂热，暖和了几分。

看他终于是老实地了，澹台凰也给他擦拭干净伤口了，一伸手，一副理所当然而又大咧咧的模样开口，“药呢？”

“呵……”他低笑了一声，也不再矫情了，老老实实地将药交了出去。

澹台凰低着头，一点一点十分小心地涂抹，然后又很冷肃地嘱咐道：“这几日你要小心一些，这背后的伤看起来厉害得很，最好是不要出去骑马了，好好养着。”

太子爷趴着，没答话，像是在细细思索着什么。

如墨的发丝散在肩头，像是上好的绸缎，又有几缕垂在优雅的颊边，轮廓美极，映着他思索的侧颜，竟美得有几分不真实。

果然，男人认真的时候，是最迷人的。虽然不晓得他是在认真思索什么，但是澹台凰已然痴呆。

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便听见啪嗒一声，她的鼻血很不给面子地滴上了床榻。

“……”她仰头捂鼻，顺便开口，“你不要太过介怀，一切都是因为今天下红雨，这个帐篷顶似乎有点漏雨，那完全不是鼻血什么的，也绝对不是因为看男人看痴迷的缘故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他轻笑了起来，却陡然问了一句，“看楚玉璃的时候，你也会流鼻血吗？”

“呃，你这是吃醋吗？这是在为我吃醋吗？”澹台凰一手捂着奔腾的鼻血，飞快凑到他跟前开口。如果是在为她吃醋，这所谓失忆的事情，也很有可能……

“不！”一句话，击碎了她所有的幻想，“爷只是跟楚玉璃不对盘而已。”

澹台凰沮丧地低下头，哦了一声，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下人来送饭，太子爷正在“失忆”中，也不能厚着脸皮叫她喂自己吃饭，只能自己悲催地端着碗，在澹台凰看得十分痴迷加哈喇子横流的眼神注视下，一个人郁闷地将饭吃了，心中也开始深深后悔自己的重大“失策”。早知道“失忆”之后，什么都要自己做，既不能将她抱过来亲密一番，又不能堂而皇之地要求给补上洞房花烛夜，还不能让她喂自己吃饭，那他还失什么忆？！

这下好了，所有的夫妻情趣都没有了。

太子爷很郁闷，以至于那张美过万里河山的容颜之上，也满是黑沉沉的气息。偏生又是自己自作自受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最为让他无言的是，他失忆了，这女人一点他想象的愧疚到死的情绪都没有就算了，还越发猖狂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
这样想着，他碗里的鱼都被戳了一个稀巴烂。他放下筷子，冷冷哼了一声，扭过头，一扯被子，睡觉。算起来也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，现在也困得紧。

澹台凰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道是在跟谁生气，还愤怒地戳烂了一条好好的鱼，最后翻了身，置气一样地睡觉去，登时有点发愣。他老人家又是哪里不好了？

暗处的夜鹰也十分无语地咳嗽了一声，抬头望天。他觉得吧，太子妃是个奇葩，在看见爷“失忆”之后，那个反应完全和正常人不一样，愧疚之下居然更加猖

狂。他更大逆不道地觉得吧，爷明明挺冷冽挺毒辣挺正常的一个人，怎么到了太子妃的跟前，就变成了这样子，就跟个小孩子似的。

于是，他在心中总结了一条十分不科学的爱情哲学：爱情使凶悍的女人变得更加猖狂，使出色的男人令人不忍直视。

好在爷还没有跟老主子似的对夫人唯唯诺诺，甚至动辄跪搓衣板，并且在太子妃面前，还有着作为男人的尊严，不然……他都不敢看了。

就在太子爷莫名其妙地置气时，下人已经来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收拾好，拿了出去。

澹台凰一夜厮杀，虽然昏迷了半日，经受了君惊澜这么一个“失忆”的打击，登时也困得厉害，趴在他床边便睡着了。

虚幻之中，一场梦境。

缘起缘灭，竟像是一面镜子，轻轻摔到地上，碎了。

就如同那人，在山岚之巅回眸而笑，薄凉的唇吐出两个字：“忘了。”

一滴清泪，于梦境之中，从眼角滑落。

而那兀自生着闷气的人，听着她呼吸逐渐平稳，显然已然睡着，微微侧过头，却看她眼角落下一滴泪，滴到了她的衣袖之上。

他低低一叹，扬手一挥，点了她的睡穴，将她扯入怀中，无奈轻笑，“爷该拿你怎么办才好。”

原是想装失忆，吓唬吓唬她，怎么看着她落泪，他心里更疼呢。

军营草原之上，漠北的几位将领个个面色古怪，面面相觑。

云起摸了摸鼻子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问：“东陵的兵马在路上转了一个弯，往漠北来了。”东陵和西武联姻，严格说来西武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只剩下东陵了。

“是啊，我知道。”连峰无语地应了一声。

云翊摸着下巴道：“或者我们可以故布疑阵，沿路阻击。”

“或者，我们可以迁徙南下，让皇甫轩的人扑一个空。”连昭也开始建议。

云城又思索道：“也许还能想个法子，完完全全将东陵的兵马引到澹台灭的军营去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便是一箭双雕了。”

“你的法子很好。”云起点头赞赏。

连峰看向连昭，也十分肯定地赞美道：“你的法子也相当不错。这次领兵的是西武第一大将尉迟风，他没有那么蠢，应当不会被我们诓骗到澹台灭那边去，但我们避其锋芒，先让澹台灭一人应战，等到他们两边打得两败俱伤之时，再坐享渔翁之利。”

“是的，不错，不错。”

“确实。甚好，甚好。”

众人连连点头，然后，十八个男人的眼神一起齐刷刷地看向万千帐篷中，独立其间的一顶看起来很一般，实际上非常不一般的帐篷。

云起：“一切都计划好了，就等禀报太子殿下了。”

然后，所有人都看着君惊澜的帐篷沉默了。他们收到如此紧急的军情之后，听说太子殿下去了北冥太子的帐篷里头，久久没有出来。他们原本以为那两人是商量国事去了，结果又听说他们的太子还亲自给北冥太子端了一盆子水进去。

然后，那两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，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。如此紧急的军情，是应该马上禀报太子殿下的，但是现在……

他们互相看了看，又互相以眼神鼓励。

要是坏了什么好事可怎么办？要是看见不该看的可怎么办？而且北冥太子……那是他们漠北的驸马啊。

瞬息之间，十八个大男人险些泪流满面，已拖了一炷香的时间了，虽然东陵的兵马还远，但是这样紧急的军情，他们真的要快点奏报啊。

互相鼓励了半天之后，他们终于明白了这种大事不可儿戏，若太晚了，说不准搭上的就是将士们的性命，于是终于鼓起了勇气往门口走。

云起走到门口，离帐篷还有三米远，原本是想咬咬牙进去，结果担心真的知道了什么不便令人获悉的事儿，竟然想往回跑。几经纠结之下，忽然听得一阵天籁般动听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正是楚玉璃那如玉般浅淡温雅的声音，“云将军这是怎么了？”

云起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仿佛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跟前，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口，“玥璃太子，您来得正好啊，未将有紧急军情要禀报给太子，能不能劳烦您帮忙请请？”

玥璃是楚玉璃的封号。一听见这称呼，楚玉璃的眸色竟然黯淡了一下，却并未显露异常，浅浅笑了笑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云起一听这动听的好字，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作公子如琮，使人怦然心动……啊，呸，是使人万分感动。

楚玉璃上前一步，到了帐篷门口，竟然也不叫门口的人通传，只温声开口，“漠北太子，云起将军求见，有紧急军情。”

他这话音一落，君惊澜好看的剑眉微微皱了皱，将澹台凰放了下去，解了她的睡穴，便转身装睡。

楚玉璃叫了一声，见里面无人答话，便又叫了一声。

他这可不是出于对云起的同情，而是这两人，即便小别胜新婚，甜蜜一会儿便罢了，一直都不出来，这不是刺心吗？怎么也该稍稍考虑一下他这个伤心失意之人的

感受吧。

澹台凰终于醒了，朦朦胧胧看了君惊澜一眼，看他还睡着，便轻手轻脚地出了门。

缓步出了帐篷之后，便见着了楚玉璃那张山水墨画一般的面庞。她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，又揉了揉眉心，形容疲惫，往云起等人的方向走去。

楚玉璃却有些诧异。原本以为她和君惊澜相处了一会儿之后，自己看见的当是一张娇俏愉悦若三月春花一般夺目的脸孔，却不知竟然染着淡淡的疲惫，并不见喜色，心中便隐隐生了些疑惑。

澹台凰出来之后，找云起等人了解了情况，又听了他们的建议，最终沉默了，只道了一声：“你们先回去厉兵秣马，随时准备整军出发，至于具体如何安排，再听我的命令。”

其他人自然也只有从命退下去准备，但心下都隐隐焦灼。因为这件事情必须尽早拿出主意来，才能应对。

楚玉璃远远看着众位将军都走了，她还一个人迎风站着，不由上前了一步，还未开口，便听得她先开口了，“我想将澹台灭千刀万剐，但是皇甫轩的兵马来了，不论是我，还是澹台灭，都不可能单独应对，最后很容易被皇甫轩的人个个击破。”

楚玉璃是何等灵巧的心思，一听她这话，便隐隐明白了她的意思。

澹台凰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：“或许，我该修书给澹台灭，痛陈利害关系，先将皇甫轩的人赶走，再来处理内政之乱。”

现在，她不是站在她自己的位置上，是站在王兄的位置上，不能因为个人私怨，拿整个漠北的国祚开玩笑。而且，王兄过不了几日就会醒，她和澹台灭之间虽然是有仇恨，但也并不至于完全不容延后处理。

楚玉璃自然也能透析她心中所想，心中隐隐对她敬佩和欣喜。其实若是他处在她的位置，也会选择这样做。现在，他更是觉得她和一般的女子不同，不会因为个人私怨而罔顾大局，置整个漠北的安危于不顾。这样的女子，是有着兼爱天下的胸怀的。

是以，他淡淡道了一句，“尚可一试。”若是澹台灭还有些脑子，便会接受她的提议；若是已经蠢极，以为漠北分化之后，还能和东陵抗衡，那便是愚不可及，自取死路了。

澹台凰的表情无半分松懈，皱着眉头开口，“但是皇甫轩可能已经知道我不是真正的澹台戟，若是让他知道，拿此事来大做文章，到时候澹台灭那边，和我这边，都会大乱。届时……漠北危矣。”

楚玉璃微微蹙了蹙眉，温声道：“皇甫轩应当不知道现在在战场上的人是你

吧？”不然，这种时候，慕容馥可能派兵这样做，但皇甫轩却是不会的。皇甫轩对她的心思，他看得出来，定当不会在她如此艰难的时候派兵来雪上加霜。可这军队显然也是奉了皇甫轩的命令，所以他认为那人应当不知。而且他已经收到密报，几天前君惊澜便想法子散了消息，让东陵那边深信了澹台胤已经无事。

一说这件事情，澹台胤就是一阵悲凉，十分抑郁而低沉地开口，“君惊澜失忆了。”失忆了，自然也就不会帮她了，所以指望他散布假消息给皇甫轩的事情也就搁置了。

失忆？楚玉璃的面色忽然变得非常古怪，想起君惊澜方才讽刺自己出帐篷的那些话，想着他们二人适才站在营帐门口那互相的一番冷嘲热讽，怎么看那君惊澜也不像是失忆了的样子。于是，他浅淡而悠长的眉稍稍皱了皱，看着澹台胤，一字一句问道：“你是说，君惊澜他失忆了？”

这话一问出，澹台胤还没接话，帐篷里头那觉得自己装睡装得差不多了，应该出去重新假装失忆的太子爷，冷不防地颤了一下……

澹台胤微愣，看着楚玉璃的面色，隐隐觉得可能、似乎、也许、大概、或者会有什么隐情，副词用了一大堆，才敢表述出来自己心中一点小小的遐想，毕竟希望越大失望越大，她现在也不敢贸然有什么不该有的妄想。但是看着楚玉璃的样子，好像是真的有些不对啊。难道……

见澹台胤一脸迷惘地看着他，楚玉璃悠远浅淡的眉微微挑了挑，在澹台胤的耳边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。

然后，澹台胤的表情开始完成了一个蜕变。从悲凉到惊诧到怀疑，到眼中忽然升起一团火焰，到再次变为怀疑，听完楚玉璃的话之后，她用一种极为怀疑的眼神，看了看面前这个出尘俊逸的男子，含着些困惑，开口询问：“你确定？”

毕竟君惊澜才是她喜欢的人，所以没有理由相信楚玉璃这个外人而不相信他，但是听着听着，她也越发觉得奇怪。因为那个妖孽性子诡谲得很，以他那腹黑的秉性，能干出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。

楚玉璃见她似乎犹有疑惑，也不马上便要她信，只倾过身子，在她耳边如此这般又说了几句，出谋划策，君惊澜毕竟太聪明，下重手对方不会上当，反而生疑，所以小小试探一番便足矣……

澹台胤听罢，沉吟着点了点头，牙齿也慢慢咬紧，凤眸中有一簇熊熊火焰。如果楚玉璃说的是真的，呵呵，这家伙是不是玩得太过了一点？失忆！她真的是心都被他吓碎了。

两人各自站好之后，便又隔开了小半米远的距离，将这个问题暂且告一段落，毕竟那正主还在帐篷里头睡觉。

风萧萧，吹起他们的衣摆，飘洒如风，他们似乎距离很近，又似乎极远。

五月的风，是有些大的，这风吹来，楚玉璃捂着唇，微微呛咳了几声。

澹台凰没有侧头，倒是冷冷开口说了一句：“楚太子，其实你不该来的。”

不论是漠北的事情，还是那些药丸的事情，楚玉璃都没必要帮她。因为这个人情，她也许根本没有办法还。人家是拿命来帮她，她该怎么还呢？她的命只有一条，已经许给君惊澜了。

楚玉璃闻言，并不在意，只是浅浅淡淡地笑了声，“公主此言何意？是本宫碍着公主了吗？”

“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做这些，做得再多，都没用。”她低低叹息。她是觉得楚玉璃真的没必要来，付出这么多，她也给不了他任何结果。即便险些搭上了命又如何呢？她不喜欢，就是不喜欢。

楚玉璃听罢，又微微咳嗽了一声，捂着唇，竟带出了一丝血腥味，长长的血线，爬满了白皙修长的手，他微微拢了袖袍，将染血的手掩入袖中，没给她瞧见。旋即，他看着朗朗晴空之下，微风卷来的云彩，轻声开口，“就像是云，被风带来，从来不曾奢求能在此停驻，只希望曾经来过，即使只在这片天空残留些痕迹也好，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”

“求不得之果，又是何必？”澹台凰偏头看向他，眸色有些冷冽犀利。

他轻轻笑了笑，没回答她的问题，反问了一句，“公主，倘若君惊澜是真的将你忘记了，跟在他身边，也许最后什么结果都求不到，你会选择离开他吗？”

澹台凰整个人都怔了一下，唇角微微扯动了一下，眯起凤眸开口，“不会。人可以有很多感情，但真爱却最为独特而无法取代，已然到了眼前的爱情，我怎么会放弃？他失忆不失忆，最后有结果没结果，至少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还活着，那么，我绝不离开他！”她话语坚定而倔强，凤眸中眯出的冷光，是从未有过的坚决和不容置喙。

楚玉璃听罢，眸色一黯，抬起并未沾染血腥的那只手，放到额前，眺望远方那朵似乎要被风带走，却久久盘旋不肯离去的云，浅浅笑了笑，轻声道：“公主的答案，就是本宫的答案。”

澹台凰一怔，终归是无言，半晌无语。

楚玉璃见她容色尴尬，便又浅浅笑道：“公主不必介怀，只将楚某当成你的朋友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
澹台凰心中的尴尬散了些，对楚玉璃也多了些好感。一个如玉一般温柔得令人舒适的人，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，都不会令人觉得唐突，永远张弛有度，进退得宜，叫人很难生出恶感。

想着，她轻轻笑了笑，“如此，就多谢楚太子体恤了。”

楚玉璃又浅浅笑了笑，看向远方。

两人相谈甚欢，刚刚出帐篷的太子爷，入目便是他们二人的背影，登时唇边的笑意也甚温和，眉间朱砂竟似染血了一般，看得人胆寒心战。门口守卫的侍卫们，一看他这笑意盎然的表情，先是直直涌上了鼻血，最后越看越胆寒，于是鼻血逆流，险些没一命归西。好美艳又恐怖的笑容！

旋即，太子爷上前了几步，脚步声轻而浅，是刻意为之，不想叫这二人听到，这样才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。

夜鹰在暗处看着自家太子爷那风华无双、如玉临风的背影，默默仰天叹了一口气。您老人家居然都堕落到要偷听的地步了，您的形象现在有多让人不忍直视您知道吗？

这些太子爷自然都是不知道的，还在做着十分掉身价的事。他刻意匿藏，一步一步上前，澹台凰和楚玉璃竟也无法察觉。

只是，澹台凰的鼻间，忽然嗅到了一阵淡淡的君子兰芳香，这香味若有若无，清雅之中，含着些淡淡的高贵。独一无二的一段香，这世间绝世无双，绝无仅有，除了君惊澜，定然不会有第二个人。

感觉到某人这神秘秘，明显有着不好企图的靠近，又想起楚玉璃那会儿说的那些话，澹台凰心中咯噔一下，心下更加怀疑了一些。想了想楚玉璃方才说的试探之策，然后偏过头，看着楚玉璃，状若无事道：“楚太子在漠北，还住得惯吗？”

楚玉璃见她忽然如此关心自己，一瞬间甚至有点受宠若惊，眼角的余光又扫了一片紫银色的璀璨华光，登时明白了过来，淡雅精致的唇边勾起半丝笑意，温声道：“多谢公主挂心，自然是住得惯的，尤其时常还能看见公主芳容，叫本宫十分愉悦。”

这场戏，演得还是很逼真的。以君惊澜的沉稳，决计不会当场失态，但他却难免在生气中露出些蛛丝马迹……

澹台凰微微偏过头，似乎不好意思，含羞道：“楚太子何必这般客气，本公主能得到楚太子如此全心相助，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”

然后，太子爷原本就笑得很温和的面色，登时已经温和到慈祥了。袖袍下的手狠狠攥紧，魅眸中满是幽凉的冷光。这该死的女人，还前世修来的福分？！

好，好得很！

到了这时，楚玉璃甚至已经能感觉到背后有像是刀子般凌厉狠辣的目光，几乎是想将他五马分尸，但他丝毫不以为意，十分配合道：“公主，如今君惊澜失忆，恐怕再也记不得你，你便要一直这般痴心下去吗？我楚国太子妃的位置，可一直都为你留着。”这话也是自己的真心话。

太子爷一听这话，登时便知道这小狐狸已经将自己“失忆”的事情告知他了，

而楚玉璃定然也知晓他没有真正失忆。怎么，如今这是打算佯作不知，也好顺坡下驴，趁火打劫吗？

就在君惊澜心中极为不悦时，又听得澹台凰迟疑着开口，“如此……我好好想想。”

这下好了，显然是要考虑了。太子爷心中的怒火登时拔地而起，还要好好想想，这该死的女人……

正险些没控制住怒气，澹台凰陡然转过头，呀了一声，似乎极为惊讶，好像是刚刚才知道君惊澜过来了一般。

转头看见他眸中的熊熊烈焰，澹台凰心中冷哼了一声，登时明白了楚玉璃说的话八成是真的。这家伙当真不是失忆了，而是……皮痒了！

她眸色骤然冷冽，看得太子爷心下微惊，眸中飞快闪过一丝异色，觉得自己也许是露出了什么破绽，还隐隐感觉有点不对。这一丝丝不对的感觉，登时让他沉郁了一会儿，所有的怒火也奇迹般地平息，只微微勾唇，懒洋洋地笑了声，“两位当真是情真意切，叫本太子好生艳羡。”

这一句客气话，还有他陡然淡定下来的模样，几乎让澹台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失误了。但她低下头看见他宽大袖袍之上，隐隐有皱褶，方才那一点对自我判断的怀疑，霎时就消失了。

这人从来都极为讲究，同一件衣服永远不会穿第二次，所以件件都是新的。好好的，袖袍上面怎么会有皱褶呢，一定就是他自己攥出来的了。

一切已然明朗，楚玉璃说的试探之法，也终于试探出了结果。澹台凰收了眸中冷色，因为有了点火气，所以竟十分忧郁地看着他，眸中悲凉令人心惊，低低叹了一口气，“你失忆了，身边也无人能帮我了。”她说，绕过他，往营帐走，准备去告诉云起等人自己的决定。

没走几步，楚玉璃便大步跟上，浅笑道：“公主何必失意，北冥太子失忆了，不是还有本宫吗？”

澹台凰已经试探出了结果，自然不需要再与楚玉璃做戏，是以只是轻轻地敷衍了一句，便大步往营帐走。

于是，一袭淡紫锦袍、风华绝代的太子爷，就这样看着那两人并肩离开，还听着楚玉璃那堂而皇之要挖墙脚的话，狭长魅眸眯出戾气，对自己这次的严重“失策”，生出了一股滔天的愤怒。可偏偏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他又不能说自己先前没失忆，实在……抑郁。

冷冷哼了一声，他一甩袖袍，跟了上去。

他这一走，忽然有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，转动了一下滴溜溜的大眼睛。嗯，听说那个男人就是君惊澜，他有一只血统比它还要纯的狐狸？狐爷还是溜进他的帐篷